

懷麓堂全集

懷麓堂全集

懷麓堂文稿卷六

序

會合聯句詩序

成化庚子二月朔劉君時雍以職方郎中起家艱待
次京師會同年明仲洗馬鳴治孟陽師召三侍講曰
川汝賢鼎儀三修撰亨父檢討及予于城東僦館予
預爲速客是日大風寒甚惟敷五侍講在告客無弗
赴者觴再匝予幼子病得報亟歸諸君卽席聯句得
四首明日時雍次韻答客客亦次第和之予以子殤
不及和時鳴治以家艱去明仲之和也敷五亨父

相繼物故皆感而形之乎詩及舜咨侍讀起家艱至
又和之凡若干首爲一卷時雍以予實主約乃不終
會又不與聯句罰爲序曰川爲助罰予不得辭因憶
與時雍同舉禮部入翰林朝夕聚處及分曹限秩十
八年來少者旣壯黔者或化而頌矣中間以使命去
以省覲去以憂去聚散忻戚之不齊者蓋有感焉而
況有大於此者乎故君子之交也及年之壯可與進
學及國家之閒暇可與脩職及朋友之聚處可與輔
善規過相其所不及則所以節勞養志宣幽導和者
雖一言一話亦足以相感發况言不足而咏咏不足

而賡和之其多且富若此哉他日學成功遂隨厥小
大皆足以自見乎世乃或優游田里感念疇昔皆於
是詩乎觀之亦可以考見其一二矣若忻戚聚散人
事之不齊者固情之所不忘亦豈君子之所屑屑焉
者哉而或者以爲嬉遊豫樂之具則過矣

蕭溫州挽詩序

海陽蕭君伯鉉守溫州以疾乞歸巡按御史及布政
按察二司畱弗得乃白于吏部而許之歸無何卒溫
人思之致賻于其家越三年君舊寮山東按察僉事
劉君叔亮及其鄉行人陳君某念君無子以死悼

惜不置倡諸大夫士爲挽詩若干篇而屬序于予予
蕭君同年進士也君在官賢予知之爲工部主事總
遵化鐵冶事盡革宿弊完舊所逋課若干改戶部主
事進員外郎督德州軍餉明出納嚴禁令庫廩門垣
百廢具舉使江西福建督諸官賦廩食外餽遺無所
受其在溫州雖未閱歲而施設措置民飲其惠者亦
多矣二君復爲予言君未第時尚義氣輕施予居遠
泉水出家貲爲井鄉隣利之偕計北上有夫婦同附
車者其夫間後至則車已發婦頗少艾倉皇無依君
視若已女居起食飲悉置以禮遂使同行者皆敬憚

不敢少褻焉及抵京夫始至婦泣告曰微蕭公妾死
久矣酌以金帛謝不受蓋其平居所養已如此而予
不能知也嗚呼人之善必有所憑藉而後顯或以時
或以地以人或以文字歌咏其無所藉而傳者蓋未
有也如蕭君未遇時事非託於鄉黨寮案之舊則雖
聯科第同朝著如予者且不及知而況其他乎知之
而不使其傳則予之愧二君也蓋多矣故特書之若
善而不壽且無子此道路者之所同悼加以交游知
識之厚歌辭咏嘆之屢予之悼君何以異於諸君哉
君名鼎伯鉉其字卒年四十有二有女三人以弟龔

次子爲後主其祀

黃氏族譜序

黃巖之黃氏自昭武鎮都監緒兄弟爲三族惟都監所居洞黃族有譜至十四世孫松塲處士公尚脩之其子職方主事彥俊又脩之其孫文選郎中世顯又增義益例考其居址墳墓婚姻甚備附以誥勅詩文徵諸大夫士爲序跋合若干卷而復屬予序黃氏自宋太史庭堅自序已不得其詳元文獻公潛益加考據亦竟莫知所定今諸公所據者是也蓋漢唐以來黃氏自江夏爲八郡在閩爲晉安宋以後黃氏自金

華分五大族而在越爲剡今洞黃在五代時由閩邵武徙越黃巖黃巖去剡數百里且都監之居寔先朱世則於金華無涉焉邵武去晉安亦數百里謂其同望江夏意雖近之然不可必也夫自宋歷元纔二代已有不可知者昔五帝之世顓頊軒轅金天之傳可盡論乎爲洞黃者苟存其所自出無忘都監足矣譜系之學自五代之衰朝廷始不以定流品士大夫始不以通婚姻官局私書一切盡廢而洞黃之徙實當其際宗派之不詳也固宜時在天下若黃氏比者亦多矣然自是以來黃氏之統繼支續以至于婚姻卒

葬纖悉備具若指諸掌亦可謂難矣國法不備則天下之氏族皆莫知其宗家法存則雖至於十餘世之久數千百人之多而不亂豈非存乎人而然歟家之爲業必創焉而後能啓守焉而後能繼維持振舉焉而後能久自德業規模之大及乎譜牒條教之細皆然都監公避亂世得善地可謂能創十四世之傳其守亦善矣松塲職方重脩累積至文選君而益盛其子進士備又起而承之茲譜之脩其兆可徵也况其孝友清白之澤有重於所謂譜者乎譜之法尚親而舉重以其簡而易傳也夫苟得其人以傳則雖詳不

厭然內方合諸族外及羣黨兼備衆義若茲譜也者
以黃巖傳之奚患其不能也耶吾固曰爲洞黃者無
忘都監足矣洞黃云者山溪廣若洞黃族旣望邑人
因以姓稱其地云

送廣西按察副使林君詩序

吳人林君朝信以監察御史擢廣西按察副使兵科
給事陳君王汝置酒蘓州巷官邸會諸蘓人爲君贈
行予與范馬羅先生明仲與焉與者二十人王汝摘
蘓子美詩裴端公詩四句爲韻其詩曰羣公餞南伯
蕭蕭秋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蚤年蓋王汝與君

同里開爲髫髻交雖科第先後而游處不絕者二十
餘歲所謂蚤年佩服者也玉汝仲子鑰寔聘君長女
同家于官歲在辛丑醮于季冬之月所謂眷也是日
之會客未至而筆札已具一觴而韻分再酢而詩就
所謂初筵也廣西爲國南服按察與布政並置官聯
禮敵爲一方之長雖稱南伯可也然則是詩也其殆
爲今日設乎夫君子之志未嘗不欲行平時故其交
也亦必以德義勲業相期勵非苟爲慕悅而已今君
起布衣官至四品橫金衣緋乘驄馬出巡萬里外而
又奉官檄還鄉里揚厲光寵拜家慶于二親之側此

行路者之所嗟羨無俟乎交際之好嫺戚之厚也若
地方千里屬吏數百其衆至數十百萬操法律號令
而臨之揚清激濁善有賞惡有罰惟所欲爲而莫吾
掣此窮居之士撫膺扼腕莫能以自遂者而爲之又
非同志者之所樂哉夫苟不以貴富榮寵相慕悅則
吾之所望彼之所以副吾之願者誠在此而不在彼
也予觀君與王汝文章義氣爲好至忘形迹及爲婚
姻禮不過書幣羞不過榛栗敦朴守儉皆流俗所不
能及是豈徒慕悅於外而無所望乎其大者哉君之
行能如杜詩所稱盛名當業城兵甲安井田者庶不

爲玉汝負而吾輩之餞亦與有寵矣故予旣賦所分韻復爲玉汝序之爲君贈云

應天府鄉試錄序

成化十六年庚子秋八月癸酉應天府鄉試錄成蓋自奉詔以來凡二十有六日而試越三日再試又三日三試旣試之十有一日而畢錄諸中外臣名在執事者三十有六人士之中選者百三十有五人文之尤粹者二十篇而成臣璟旣序於前矣臣東陽謹再拜序其後曰昔人有言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王畿者中國之中尤教化所由

始堯始百姓舜始五服文王始周南者地之近也近
必先久則益以濫故天下莫加焉臣嘗以爲西北之
人才京畿爲盛東南之人才南畿爲盛蓋嘗觀于南
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盛德大業之所興一時雄才
傑士建功立名之所起靈氣在山川風霆雨露在萬
物仁聲義烈之在遺民故老者昭然如一日太宗文
皇帝定都于北宮闕臺署兩存而並置以爲億萬載
太平之業故人物之魁傑文章之深厚論議之宏偉
其視沛豐汾晉弓矢甲冑之雄者相萬也於戲休哉
士之才猷德器必造而後成今國監在兩京府州縣

學徧天下冠裳絃誦者彬彬輩出非孔孟之學不講
非堯舜之道不求非學夔伊傳之功業不言志乎氣
感上求而下應取之乎筆札文字之間而得其精神
心術之妙有不謀而合者觀于近而天下可知也是
又非累朝列聖偃武脩文之化暨我聖天子甄陶樂
育之明效哉然益以見皇祖之澤遠矣自科舉之法
行天下之願仕者挾經而抱藝雖遐陬僻壤衡鑑所
在皆起而趨之况教化所始王畿之近地哉况天子
所命左右侍從之臣以莅乎其事者哉大則公卿輔
相經邦弘化之功小則諸司百執事稱德宣力之寄

天下所厚望焉者也蓋必保名檢樹功業而後可稱
盛世之才奮志倍力以率先天下而後可稱王畿之
秀不徒爲富貴利達以爲身羞以貽爲國者之憂而
後可以稱學校科目之士然則士之負于天下亦重
矣故相與勗之以觀其成

送邵文敬知思南序

宜興邵君文敬與予交殆十年語笑欵洽辭翰往復
議論相出入久而益親遊必聯騎燕必接几席動窮
日夜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以爲常當其情
興交洽雖有他故不復顧憶及夫戰酣角俊惟意所